

孤胆 勇士



〔美〕布赖恩·加菲尔德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孤 胆 勇 士

〔美〕布赖恩·加菲尔德 著

申德诒 李道和 译
陈 亮 梁丙添

世界知识出版社

Brian Garfield

THE PALADIN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79

据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197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封面设计：克 鲁

孤 胆 勇 士

〔美〕布赖恩·加菲尔德 著

申德诒 李道和 译
陈 亮 梁丙添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排版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23,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书号：3003·1682 定价：1.15元

前 言

本书叙述的主人公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现在五十多岁了。他的名字并不叫克里斯托弗·克赖顿。

本书是根据他的非凡经历写成的，但这是一部小说，它运用了虚构作品中习以为常的那种破格手法。可能只有“克里斯托弗”能够说出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情节上同事实相吻合。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确保不造成时间顺序上和历史事实上的错误；如果存在任何这样的错误，那完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可能是为使故事富于戏剧性而对事实进行重新安排的结果。

我谨向下列各位表示谢意，在我写作本书的准备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杰克·博特利和丽塔·博特利，比尔·科斯格罗夫，特德·海斯和马乔里·海斯，迈克尔·科达，马克·贾菲，丹·约翰逊，盖纳·约翰逊，艾伦·麦克莱恩，亨利·莫里森，警官唐纳德·朗贝洛，埃德·维克托，特别是还有詹姆斯·赖特。自然，我还要向“克里斯托弗·克赖顿”表示特殊的谢意。他是一个卓越的人。

布赖恩·加菲尔德

伦敦和纽约，1979

序 幕

伦敦，1965

人群中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发男子，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瘦削而强健。这个人目光警觉，并不象周围大多数人那样低垂着头。他快速地扫视着送葬行列前进的路线——白厅、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从这里又匆匆地瞥了唐宁街一眼——似乎他正在把眼前的一切牢牢地铭记在脑海里，以便对这一时刻永志不忘。

东风干燥、寒冷，刺骨透心。人群浩瀚，而伦敦人还在不断地加入这支队伍。没有人说话，只听见脚步挪动的声音和缓慢哀伤的鼓声。在人群中那些擎旗者的头上飘动着许多国家的旗帜。这个人认出了两位高举法国国旗的旗手。他想起他们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人，他为他们至今还健在而感到高兴。那个法国男人已经老态龙钟，而那个有着东方脸型的女子也已届中年。有一回，她曾救过他的性命。

但是他没想让她认出自己。

在刺骨的寒气中，装饰着加特勋位骑士勋章的棺材缓慢地向特拉法加广场进发，这个人注视着棺材向前移动，同时他警觉的目光不放过所能见到的一切。在他身旁，一位妇女当众哭泣起来，他在那位妇女和正在脱帽鞠躬的男人面前走过；他在人群的第一排后面，随着送葬行列向前移动。新闻片和电视片的摄影机扫视着

* 本书原书无注解，所有页末注均系译者所加。

这个场面，镜头在阴沉沉的冷空气中昏暗地闪烁。他看到一个身穿旧皇家空军军装的男人，在屋顶上端正地肃立着，并举着颤抖的臂膀行礼致敬。

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强制力量的吸引下，他稳步向前走去——他象一只猫，能够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穿过人群。一到特拉法加广场，他就离开送葬行列所走的路线，迈动两条长腿，加快了脚步，急速穿过钱多斯路和亨里埃塔街，沿着奥尔德威奇的后面向前走。在这儿，街上空空荡荡的，店铺都关了门。他横过金斯韦路，绕过林肯旅店广场的边缘——穿过钱瑟里巷，最后又穿过那些后街，走上一个阶梯，从这里，越过沉默的人群的头顶，他可以看到圣保罗大教堂的正面。一瞬间，那座受人崇敬的建筑物孤零零地矗立在德国闪电战造成的火海中的场面，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吁着白色的水气，深深地呼吸，像一个埋伏的猎人那样耐心地等待着。

他不需要再往近处凑了。他注视着皇家的汽车离去，心里很清楚，如果他坐在车里，将会看到什么：国王们，王后们，总统们，独裁者们，高官显贵，还有男女军人。此时此刻，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王室人员将要就座，等待送葬行列。一位在位的英国君主参加一位平民的葬礼，这在有案可查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一时间，他走了神，心想如果当初他施加了影响并作了游说，那么此时此刻自己可能正在108名皇家海军军官和士兵中的一个位置上向前迈进，正是他们把炮架上的铅制棺材抬进圣保罗大教堂。但是，最好还是隐姓埋名，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

“我目睹了这光荣的业绩……”，人群寂静无声，他听到教堂里传出赞美诗的歌声。但是，他想的不是这个庄严的葬礼，也

不是那位政治家的丰功伟绩，此人历尽九十年的争斗和胜利，正在如此堂而皇之地走向他的最后归宿。不，他是在想着那个人，而不是这位首相；是在想着这位朋友，而不是这个葬礼的中心人物。虎仔^①……

这个人转过身来，离开人群，走向冬日寒冷而寂静的街道。此时，他终于不再抑制自己的泪水，眼睛酸涩湿润——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① 虎仔是英国作家艾伦·亚历山大·米尔恩所著童话《蒲角之屋》中的一个角色，是童话故事中的一只小老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情报工作中以“虎仔”为自己的代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的小说。

少年克里斯托弗偶然与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相遇，不料这竟使他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之中，克里斯托弗以丘吉尔直接领导下的特殊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反对纳粹德国，多次深入敌人心脏，独膺重任，孤军奋战，出色地完成了多项艰巨任务。在敦刻尔克，在太平洋，在防卫森严的德国潜艇基地……都曾出现过克里斯托弗的身影。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流畅的语言，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尚未为人所知的一个侧面。

第一章

这个男孩为了找点惊险的事儿干干，悄悄地穿过一片高大的杜鹃花丛，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堵用鲜红的砖砌成的墙前。即使他踮起脚尖，这堵墙也比他的头还高出一截儿，墙顶还没砌完，一些砖块歪歪斜斜地堆在那里。男孩四处张望了一下，防备有个园丁会设下埋伏，然后勇敢地跳起来攀住墙头，仰起下巴，想看看墙那边到底有些什么。

使他惊愕的是，砖头倒塌了。当他的全身重量刚刚压到那些砖头上的时候，这堵墙就坍了下来：男孩觉得自己是一个筋斗跌倒在地上了，周围全是砖头。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咆哮声。那声音好像是从他身体下面发出来的。

几层砖头跌落下来，男孩发现自己四脚着地地趴在齐腰高的墙基上；在震耳的嘈杂声和不停的吼叫声中，男孩模模糊糊地感到，似乎有个身躯庞大的人正从坍塌下来的砖堆里拼命往外爬。

当砖头不再继续塌落时，男孩设法跨过一条腿，在墙基上坐下来，他这才看清被自己如此无礼地冒犯了的那个人。这个人挣扎着站起身来，并凶神恶煞似地俯视着他，这个人看上去既高大，又肥胖。一辆装满灰浆的手推车半倒在墙边，几块砖头掉进了车里，灰浆溅得四处都是——有的溅到这个老头的工作服上。这个人像头公牛那样吼叫着，高高举起手中的一个扁平的泥瓦工用的抹灰

板：男孩吓得缩成一团。

那人好像就要朝他打来，然而却又发了慈悲，手里的抹灰板慢慢地放了下来，那个老头盯着他：“瞧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

“非常抱歉，先生……”他把另一条腿也跨了过来，扫了一眼周围坍塌的情形。他感到脸红得发烫，尖着嗓子高声说：“我怎么知道这些砖头中间根本没有抹灰浆？”

“年轻人，我正要问你呢，是谁准许你爬这堵墙的？”老头儿真是怒火中烧。

男孩撩起搭拉在眼前的头发，胖老头怒冲冲地瞪着他，他却满不在乎。“我只不过想看看墙那边有什么。”

“现在你还想看吗？”老头吼着，又带有警告的味道。他转过身，低头打量着自己。“上帝——看看我。我这副样子——浑身上下，又脏又湿。”

男孩口气强硬：“你应当挂一块警告牌什么的。”

“你给我客气点。”

他的心怦怦地跳得快了，他想，也许自己是太过份了。他低下头，做出认错的态度。“我很抱歉，先生，真的。”

胖老头笨手笨脚地拍打着工作服上的砖灰，结果，工作服上的灰浆越发一塌糊涂，两只手也被弄得又湿又粘。“你是谁？”

“我是这儿的住户。”

“这儿？‘这儿’是哪儿？”

男孩挥动手臂，指着身后那片杜鹃花丛。“就在那边的一幢小屋里，先生。”

“查特韦尔小屋？这么说你是克赖顿太太的孩子了？”

“是的，先生。”

胖老头瞪着他，预示着不祥之兆。“那么，小伙子，你是碰上

自己的房东了。我本来想，咱们的相识应该更吉利点才是。”

胖老头不说什么了，他嘟囔着，开始把砖块捡起来。男孩从墙上溜下来帮忙，试着安抚老头。他照着老头的样子，把碎砖块聚拢到一起，堆在墙基上。过了不一会儿，男孩心情沉重地说：

“您没伤着吧，先生？”

“这也用不着感你的恩。”

“我愿意改过，先生。”

老头眼睛一瞪：“怎么改法？”

他挺着胸脯说，“您觉着该怎么罚我就罚吧！”

胖老头的嘴唇开始颤动。他扭过脸呆了一会儿。待他再转过脸来时，又恢复了原来的严厉表情。“你多大了？”

“十岁，先生。”

“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托弗，先生。”

“我看你是学校里放假刚刚回家的吧。可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我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别看我不过是个上了岁数的议员，”胖老头说，“可这块地方还是归我所有，你要明白，我可不容许十岁的毛孩子在我的地产上横冲直撞，连声对不起都不说。就像你说的，咱们得想想怎么罚你，对不对？”

“对，先生，”他的心一沉。他本来巴望自己那满不在乎的劲儿会使老头把他放掉，看来做不到。

“那就跟我来。”老头轻快地朝山坡下不远处的那排低矮的辅助建筑走去。

他们沿着草地中间铺砖的小路走去。在那些小屋那边的洼地上有两个池塘。池塘四周长着白色的指顶花和几棵小树，男孩看见水面上有几只黑天鹅和鹅在嬉水。

“在这儿等着。”那个人消失在一间小屋里，过了一会儿，男孩听见自来水的声音。不一会儿，胖老头又出现了，这回他拿着一把长把花锄。他把锄头塞到男孩手里。“瞧，路边的草就要过界了，就像你刚才爬上你不该爬的墙而过了界一样。现在我要你沿着这些小路，把两旁草地的边沿修整齐。瞧着，我给你做个样子。”

胖老头从他手中拿过花锄，费劲地蹲下身子，双手举锄，熟练地砍下去，锄片把那些蔓延过砖面的草砍了下来。

“你干得了吗？”

男孩打量着草地上弯弯曲曲的小路——长得简直望不到头。他没精打采地说，“干得了，先生。”

“那就好好干吧。”老头把锄头递给他就走开了，临走又给了他一勺：“到时候我会回来看你干了多少的。”

中午时分，胖老头从树丛中走出来，望了男孩一眼，然后走向那座砖砌的大房子，消失在里边。烈日当头，越来越烤人，但是男孩使劲儿干着。他要表现出自己能接受处罚——不能让那个胖老头觉得他是个逃避干活的滑头。我要干出个样子给他瞧瞧。

他忘了时间，忍着饥饿，继续干着。过了一会儿，一股刺鼻的雪茄烟味儿钻进他的鼻子。他一抬头，看见一缕轻烟从一棵树的枝叶后面冒出来，袅袅飘散。男孩蹲着身子，一边继续干活，一边唉声叹气，做出一副又累又乏的样子，好像每次举起锄头都非常费力。他停下来，煞有介事地用袖子擦擦前额，又叹口气，然后接着干。

胖老头从树后出现了。男孩装出吃惊的样子。

“我一直埋伏着，”老头解释道，“盯你的梢。你干得挺卖力气，是吧？”

“是的，先生。”

“我看你现在又累、又饿、又渴。”

“是的，先生。”

“那就跟我来。”

就这样，男孩认识了他妈妈的房东。这是1935年6月；前一年冬天，男孩的父母离了婚，孩子的叔叔约翰住在附近克罗克哈姆山，他为男孩、他的两个姐妹和妈妈在肯特的韦斯特哈姆村附近丘吉尔庄园上的这座小屋里找了个住处。

学校再次放假的时候，他又回到这儿，而且对胖老头有所了解了。他觉得，那是一个满腹牢骚、爱发脾气老头。他动不动就抱怨自己的政治生涯完结了，前程毁灭了，留给他做的事只有修墙、绘画和写一些谁也不会去读的书了。

男孩看到他戴着自己的宽边帽，坐在低洼的查特韦尔池塘中的小岛上，在画架前挥笔作画，这个小岛是丘吉尔让人用木头搭成的。

有一回，他在背后蹑手蹑脚地朝老头走去，但是嘎嘎作响的小木桥使他暴露了，胖老头的草帽檐迅速地转了过来：“你在玩印地安人的游戏吗？”

“对不起，先生。我想看看你的画。”

“不管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在调皮捣蛋。”

总的来说，男孩并不觉得胖老头太凶，老头根本不怎么注意他。男孩很少跟大人作伴儿，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寄宿学校里的。

丘吉尔先生用一种“我早就提醒过他们了”的神态评论希特勒发动的第一次侵略——1936年3月，纳粹德国在法国人的默许下占领了莱茵兰。但是，男孩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他根本不知道希特勒先生是谁。他熟悉的唯一一个德国政治家，是当时德国驻英

国宫廷的大使赫尔·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男孩的父母离婚前，这位大使到他父亲在哈利街的住宅里吃过几次晚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男孩的父亲在一所德国学校里念过两年书，里宾特洛甫是他当时的同学。

1938年春天克里斯托弗在公学读书的时候，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没有任何抵抗，一枪未发，奥地利就不存在了。到这时，男孩和他的同学们才意识到欧洲大陆上的刀光剑影意味着什么。西班牙内战正在进行；九月间在慕尼黑，英国首相张伯伦先生被人吓得听任捷克斯洛伐克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当克里斯托弗在公假日到查特韦尔去的时候，丘吉尔先生正暴跳如雷：“捷克人忍饥挨饿，致使希特勒和他那一帮家伙能够锦衣玉食——而我们呢，连手指头都不抬一下！请给我解释解释，我们怎么才能不让他们登上不列颠海滩呢？”

胖老头裹着厚厚的外衣，坐在平台上。他正用汤匙喝着热汤。克里斯托弗忍不住要笑；丘吉尔先生的刚愎自用、虚张声势，使他想起从小时候起他就喜欢的一个人物。

胖老头两眼喷火：“你笑什么？”

“很抱歉，先生。也许您喝的不是麦芽酒吧？”

胖老头好像一眼看透了他的心思，疾速地回答：“你说的是‘鲁’吃的药，嗯？‘虎仔们喜欢的东西’。你吃惊了。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人读过《蒲角之屋》吗？这么说我就是虎仔了，是吗？”

“我很抱歉。看到您用匙子吃东西，就像那个……”

“该死的厚脸皮！”胖老头微笑了。他很少微笑，但是一笑起来，就光彩耀人。“好吧，我要是虎仔，我看你就是克里斯托弗·罗宾^①了，是不是？”

① 克里斯托弗·罗宾是米尔恩所作童话故事《蒲角之屋》中的一个小男孩。

1939年夏末男孩十四岁的时候，德国侵入波兰。英国向德国宣战，丘吉尔先生厉声说：“我们时代的和平就此完结了。”

在学校里，男孩子们高唱着“我们要在齐格非防线晾衣服”。一支英国远征军曾经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阵地。新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曾经前往法国视察了马奇诺防线的防务。克里斯托弗密切注视着报纸上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一有战报公布，他就打开收音机听个没完。意识到自己结识了当权人物，他就感到很兴奋。但是，“虚假的战争”^①拖延到了冬天，那是有据可查的最寒冷的几个冬天之一；过了一段时间，男孩子们的兴趣又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到4月间，德国人侵入丹麦和挪威；英国军队北上迎敌，战争打响了。

克里斯托弗被叫到宿舍舍监的书房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约翰叔叔的声音。“我已经征得校长的同意，请你到伦敦来。”

“什么事？”

“我要跟你谈点要紧的事。”

“跟我，先生？”

“就是你，克里斯托弗。你来吗？”

“当然，”他困惑不解地回答。

“一位叫梅特卡夫的上校将在车站接你。他见过你的照片，会认出你的。克里斯托弗……绝对不要声张。懂吗？”

他坐在火车上，把头倚在车窗旁，望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春色。两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坐在他对面，正在争论挪威的局势。“这都是海军大臣干的好事。要不是丘吉尔下令在挪威水域

^① 1939年秋、冬，英、法对德宣战后，并没有真正打起仗来，所以被称为“虚假的战争”。

布雷，阻挡他们把铁矿石运往德国，希特勒本来是会尊重挪威的中立的。”

“嗯——可你得承认，那老小子挺机灵。挑动他们去攻打可怜的挪威佬，而不是打我们。”

“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我敢说希特勒已经制订了计划。”

克里斯托弗被约翰叔叔神秘的召唤弄得摸不着头脑，他回味着长途电话里的谈话，但是理不出个头绪来。约翰叔叔的声音冰冷、平淡，不露一点风声。

约翰叔叔没有结婚。从前他到伦敦出差，常常到哈利街去吃晚饭，并且就在那里的客房里过夜。他同男孩的父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成朋友的；并不是他的亲叔叔。

约翰叔叔似乎参与了某些涉外事务。有时候，他坐在孩子们床边，给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姐妹讲鬼怪故事，他长相很凶，这使得他讲的那些故事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这些故事骇人听闻而又妙不可言，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让人对他产生什么好感。他的棕色头发光滑发亮，梳理得像西班牙的科尔多瓦高级皮毛。他身穿昂贵的萨维尔·罗西装，一撮军人式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少校”，因为他曾经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当过军官。据他说，他曾经在战壕里被枪打中，一颗7.62毫米的子弹至今仍然楔在他的心脏旁边，由于离那性命攸关的器官太近，因此很难保证平安无事地把它取出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层易碎的薄膜会破裂，那颗子弹会穿透过去要他的命。据说，他从来不为自己订什么计划，也从来不去预订旅馆房间、剧院座位等等，而是在阴郁的环境中郁郁寡欢地打发日子。

正是由于这位约翰叔叔，男孩一家才和丘吉尔一家发生了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时期，他同男孩的父亲、皇家空军飞行员并肩作战，也同丘吉尔先生共过患难，当时，丘吉尔先生在

离开战时内阁后曾在前线的一个战斗团里服过役，约翰叔叔当了丘吉尔先生的助手，从那时起，他们一直是朋友。后来，在男孩的父亲成为一位有地位的外科医生并在哈利街开业以后，约翰叔叔介绍这两个人相识了。

但是，克里斯托弗从来没有喜欢过他。约翰叔叔讲起话来从牙缝里吐字，实在不招人喜欢，他对孩子们彬彬有礼，很感兴趣，但看上去挺勉强。他两眼明亮，闪着冷冷的蓝光，虽然精明而自信，但是让人害怕。

火车到站了，克里斯托弗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寻找估计会来接他的梅特卡夫上校。在人群中，他看到几位先生，他们高大的身躯挺得笔直，可能都是上校军官，但是他们谁也不来注意他。这时，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矮胖男人，身穿一套不合体的军装，手拿一件肮脏的雨衣，一边分开人群走过来，一边眯着眼睛打量四周的面孔。一看见克里斯托弗，他加快了脚步，一支军官用的轻便手杖拍打着他的大腿。“你是克里斯托弗·克赖顿？”

“是的，先生。”

“少校让我来接你。我是梅特卡夫上校。”上校微笑着，伸出的手出人意料地有力。“请跟我来。”

那是一辆黑色的戴姆勒汽车，车身很长。车一开动，上校拉住挂带，对司机说了声“回海军部”，然后靠在车座上，疲倦地对男孩说，“发疯的下午，每个人都像疯子一样到处乱窜。你会以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最近这几个月，所以对眼下的局面毫无准备。”

“先生，你知道约翰叔叔为什么叫我来吗？”

“我肯定你很快就会知道。喔，顺便说一句，你得管我叫能干的温尼^①。”上校向他眨着眼。“这是代号，你不知道吧。”

^① 能干的温尼是童话故事《蒲角之屋》中的一只小熊，也是米尔恩写的另一部童话《能干的温尼》中的主人公。